

牛羊日历 (唐)刘轲撰

大和九年七月一日甲辰，贬京兆尹杨虞卿为虔州司马。虞卿字师皋，祭酒宁之子。弟，汉公。兄弟元和中并登进士第。二十年来，上挠宰政，下干有司。若党附者，朝为布衣，暮拾青紫；其或能输金袖璧，可以不读书为名儒，不识字为博学、传业。乃白居易《六帖》以为“不语先生。”常曰：“人生一世，成童之后，精气方壮，遽能结客交游，识时知变，倾心面北，事三五要人，可以不下床，使名誉若转丸走坂，又何必如老书生辈，矻矻于笔砚间，暗记六经，思溺诗赋，发白齿落，曾不沾寸禄，而饥穷不暇？如此，岂在读书业文乎？”由是，轻薄奔走，以关节紧慢为甲乙，而三史六经曾不一面。风俗颓靡，波及举子，分镳竞路，争趋要害，故有东甲、西甲之说。主司束手，公道尽矣！其或遇文儒之士，则拱默峭揖，深作城池；其私约束，自知不以文学进取，有敢出书论文者，罚之无赦。常嫉不附己者，令其党赤舌而攻之。鞏下谓三杨为“通天狐”。三十余年为朝廷之阴蠹。

敕：守明州刺史李宗闵，可处州长史，驰驿前去。宗闵字损之，故宗正卿朔之子。与牛僧孺更相和，抽擢私昵，广纳货财，幸门大启，而公道丧矣。僧孺外唯简嘿，内多诡诈，甚窃当时之誉。辛秘为考官，时以女妻之。有应科目人杨承和，当秘为考官时与登科第，中书覆落。承和甚感秘恩。一日乃为内官以至朱紫，秘不之知。元和中，秘为礼官，习礼于宣政殿。方与承和相见，且曰：“座主记得门生否？”既知之曰：“老夫不忘也。有一子婿仰累。”承和且言于帝，呼为牛郎。乃罄室相结。元和末，僧孺又引三杨与承和结识。穆宗之立也，承和有定策之功，僧孺预焉。洎承和掌枢密，僧孺不数年登台座。李逢吉恶其为人，常视之，咸呼为“丑座”，或为“太牢”。僧孺乃与虞卿兄弟驱驾轻薄，毁短逢吉。又恶裴度之功，曾进《曹马传》以谋陷害。虞卿又结李宗闵。宗闵之门人尽驱之牛门。此外有不依附者，皆潜被疮痛，遭之者谓之“阴毒伤寒”。故京师语曰：“太牢笔，少牢口，南北东西何处走！”（太牢僧孺，少牢虞卿）又曰：“门生故吏，不牛则李。”又曰：“丑侯■〈目農〉■〈目農〉（汝江切），多用牛装。”（言僧孺取人多取登朝及宗闵之门生。故谓之牛装）及宗闵为相，又引僧孺。凡在宗闵门生，虽卑亢，不周岁皆至大僚。自云“内有奥主。”（谓承和也）凡在朋党，四十余人。僧孺新昌里第与虞卿夹街对门，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，谓之南亭。列烛往来，里人谓之“半夜客”，亦号此亭为“行中书”。裴度大和中再在中书，荐引宗闵，宗闵既得志，长潜度。度谓人曰：“养虾蟆，得水病报。”其附下罔上如此。

十四日丁巳，出司封郎中杨汉公为舒州刺史。宝历中，李愿，太尉晟之子也，早以勋荫入仕，累任方面，性甚奢豪，而多内宠。晚得一青衣，乃色中之

尤者。乃字之曰“真珠”，意取季伦绿珠，未臻于此。及愿年老，真珠转名著，乃谋于亲友曰：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愿今老矣，乃家藏一女宝，曾不上闻，恐非臣子所宜。如得一善文者，若登徒子能状其妍艳，希一表以进，吾死无恨矣！”其所亲乃求表于汉公。汉公辞不能文，乃告于虞卿。虞卿欲自图之，曰：“须一见，俾容态志在一目，然后可以操文。”愿从之。虞卿一见此姬，恍□□□，终不可得。乃语于僧孺，僧孺方持国柄，且曰：“吾能致之，亦何必上闻！”虞卿曰：“愿意已决矣。相公若直取之，恐不如意。若计取之，万万得也。”乃荐汉公为行人曰：“是子掉三寸，能易人五藏。”僧孺然之。汉公乃往见愿曰：“窃闻司空欲贡一妓，诚有之乎？”愿曰：“然。”汉公曰：“窃为司空危之。”愿惊曰：“何至危也？”汉公曰：“今主上春秋鼎盛，后宫如西子者数千，司空方更一真珠投之，何异掷一米于太仓乎？若真珠承宠上意，势倾六宫，必责司空久自宠怜，历年不进之故！退思之，乃为司空危矣。”愿翻然曰：“奈何？”汉公曰：“大凡尤物必能祸人。真珠进与不进，恐终与司空为祸。然向外窃知司空欲进此妓久矣，一旦罢之，人必谓司空惑溺而未能舍也。为司空计，不若别与一人。”愿曰：“谁可与也？”汉公曰：“牛相访求一美色久矣。今司空不过求大镇，冀欲回天心。不若将与牛相，牛相得妓，司空得镇，不亦可乎？”愿乃甚悦。乃以真珠归于僧孺。汉公遂为狎客，以真珠为赏心之具。虽公卿候谒，四方有急，切要一见，而终不可得。故京师号虞卿为“宰相牙郎”，盖由此也。

穆宗不愈，宰臣议立敬宗为皇太子。时牛僧孺独怀异图，欲立诸子。僧孺乃昌言于朝曰：“梁守谦、王守澄将不利于上。”又使杨虞卿、汉公辈宣言于外曰：“王守澄欲谋废立。”又令其徒于街衢门墙上施榜，每于穆宗行幸处路傍，或苑内草间削白而书之，冀谋大乱，其凶险如此。太牢既交恶党，潜豫奸谋。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，穆宗世因承和荐，不三二年位兼将相。宪宗仙驾至灞上，以从官召知制诰。当时宰臣未尽兼职，而独综集贤史馆。两司出镇，未尽佩相印，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，夏口去节十五年，由太牢而加节焉。太牢早孤，母周氏，冶荡无检，乡里云云，兄弟羞赧，乃令改醮。既与前夫义绝矣。及贵，请以出母追赠。《礼》云：“庶氏之母死，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？”又曰：“不为伋也妻者，是不为白也母。”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简，是夏侯铭所谓“魂而有知，前夫不纳于幽壤；歿而可作，后夫必诉于玄穹”。使其母为失行无适从之鬼。上罔圣朝，下欺先父，得曰忠孝智识者乎？作《周秦行纪》呼德宗为“沈婆儿”，谓睿真皇太后为“沈婆”，此乃无君甚矣！